



第九十六期 · 2019年9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根由

青楓：佛法東來，結合中國文化思想，從而更適宜於我們生活的種種。有人說，佛理其實也有很多我們原有的做人道理，兩者很多時是共通的。我看大抵原因就是共融吧！譬如我們常講的因果，種下什麼「因」便得什麼「果」；再說，要解決問題，便得從源頭做起。這不就是中國文化裏常談的「解鈴還須繫鈴人」？有些信眾求菩薩救苦救難，希望消災解厄。這種「求」，有沒有作用呢？

修智：剛才你說「解鈴還須繫鈴人」，使我想起另一句話語：「冤有頭債有主」，都

是同一道理。即是說我們要找出問題的根由，對治下藥才行。譬如甲欠了乙的錢，能不能祇是求菩薩慈悲，代為清除這筆債項？只是祈求菩薩，作用不大。倒不如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去努力工作，儲錢還債吧！廣告不是說：「還得到先好借」嗎？借債還錢，天公地道，祈求菩薩代為還錢，是否合理？

青楓：對呀！求菩薩保佑代為清還債項這個做法，是不切實際的。這成為你借錢去享用，而還債責任落在菩薩身上，世間上哪有這樣「便宜」之事？即使是在菩薩



龍船花

很多園藝師都喜歡在園林裏栽種龍船花，它是常綠灌木，用作矮矮的籬笆，很具實用價值，橙紅色花球搶眼奪目。由於它花瓣聚生起來，故又名為紅繡球。

龍船花有一個更「動人」的名稱，稱為仙丹花。它喜歡溫熱帶天氣，所以在我們這些南方地方很適宜生長。也許因為這種低矮的花草一行列地栽種起來，看上去像一艘悅目的龍船而稱之為龍船花吧。



面前懺悔，也是沒用的，你必須努力去儲錢以便還清債款，才是實際可行。

修智：譬如，你肚餓了，便得去吃飯，難道你可以對朋友說：「你代我吃飯吧！」此外，有些事情我們做起來，還得實事求是。舉個例子，有位仁者訂購了一大批樽裝清水，人家問他：「這是用來做什麼的？」他說：「我會撐船到大海去，把這批水誦念經文後，倒入大海裏，為海裏的魚蝦蟹消災祝福。」你認為這樣做，作用有多大？出發點是好的，亦可以說是用心良苦。倘若把一個大泳池的清水倒入海裏，那還是滄海一粟。其實用一樽清水表心意便夠了，然後把那一大筆原本打算訂購清水的金錢，拿去協助有需要的人，這不是更切實際嗎？

青楓：這是真真正正的從實際出發。凡事都應該這樣，我們如想真正地把一樁事情做好，更需要從根由做起。明確地知道那個「因」，才能好好地對治下藥。

修智：是的，對於念經拜懺，亦作如是觀。我們只是悔不當初，僅僅說「對不起！對不起！」有用嗎？那是不能代為解決問題的。念經拜懺，是俾我們知道這苦果的根由：不要苦果，就不可有惡因。應該好好地依教奉行，去修福修慧。就以上述欠債事例，倘努力工作，或做生意儲錢，當存款大於債項時，還怕被追討還債嗎？

在法句譬喻經裏，有一位皇帝擬祈福祭祀，於是請教一班修道人，對方教他用若干隻牛羊去祭天祈福。被釋尊勸阻，未得其利，而先行殺害若干生命，是不智的行為。釋尊教導：「欲得穀食，當行耕種；欲得大富，當行布施；欲得長命，當行大慈；欲得智慧，當行學問。行此四事，隨其所種，還得其果。」

青楓：這就是種善因得樂果，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也就是說明做什麼事情都應該有對應的做法，不是口說祝願、懺悔便可以的。豈可只以念經禮懺，就可代為祈福消災呢？查找根由，對治下藥才重要。

修智：《法句譬喻經》教導的，簡潔明白，我們一看便曉得。你想有智慧，便得好好

地去研習追求學問，如理思惟，學以致用，而不是僅僅向菩薩祈求便可以的。

青楓：請問我們平時香花燈果供佛菩薩，又應該如何理解？

修智：首先要明白，香花燈果供佛菩薩，是為聊表恭敬心意，莊嚴壇場。菩薩慈悲，只是教導眾生如何趨吉避凶，猶如醫生診病後，教導病者如何服藥及所應注意事項，得以康復。倘只是供奉，而可以滿願，則佛菩薩不可稱為大慈大悲，而是行「交易」的行為吧！祭天祈福亦如是。經云：猶富貴之家，不會貪圖貧賤之食；諸天以七寶為宮殿，衣食自然，豈當捨甘露之餐，來食粗穢也！

青楓：《慈悲三昧水懺》所述種種造罪根由，教導我們應改往修來。改往，則未作之罪不可更作；已作之罪，擊拳合掌，披陳致禱，慚愧改革，舒歷心肝，洗蕩腸胃，發露懺悔。修來，則發菩提心，修福修慧。如此，何罪不滅？何福不生？

修智：《水懺》所述，源於唐朝悟達國師所患怪瘡，蒙迦諾尊者洗以三昧法水，方得解怨釋結。國師曾發心照顧病患者，且心生慚愧，方得以三昧法水解怨釋結。我們可知前賢事跡之有端，由歷劫果因之不昧也。

青楓：我們平時念誦「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請問大和尚：我們如此念誦，是否真能得如上利益？

修智：可以，但有條件。我們須留意，前三句是所求樂果，後一句行菩薩道是應行的善因。有善因方可有樂果，而不是純粹口中念念有詞就可實現。否則，不異於「說食數寶」及「畫餅充飢」矣。

青楓：油是必然浮上水面，不會因念誦經文而沉下水底。大石必然沉下水底，不會因念誦經文而浮上水面。所以我們應當正確理解佛經所講，不可人云亦云，否則墮入迷信行為，就不好啊！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減惡。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百千人俱，復與無量阿僧祇不可說大菩薩眾，所謂十方來集。

爾時，王舍大城有婆羅門，姓大迦葉，於睡眠中，夢見閻浮提內有大蓮花，其花千葉，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微妙最勝，七寶所成。於蓮花內，見有月輪，彼月輪內，又見丈夫，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此四天下所有眾生，見斯光者，生大歡喜，踊躍無量，皆受快樂。

爾時，迦葉婆羅門睡覺已，念所夢事，心喜生疑：此何因緣竟有何事，於先現此未曾有相，昔所未聞，如我夢見？作是念已，生大歡喜，未曾見有，復作如是念：此有沙門瞿曇，我從他聞：「六年苦行，降伏魔眾，證大菩提，轉妙法輪，摧諸外道，為諸智人之所讚歎，聰明善巧，知諸事相。」我今應往詣彼沙門瞿曇，問此夢相。

爾時，迦葉婆羅門夜既過已，從王舍城往詣迦蘭陀竹園，往到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卻住一面。住一面已，如夢所見而向佛說。時，婆羅門具說夢已。

爾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善夢得於勝法。何等爲四？所謂：於睡眠中夢見蓮花，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花 及以夢見於傘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眾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人

爾時，迦葉婆羅門聞此偈已，復白佛言：世尊！何者是大利，諸眾生等若為能得此利益求菩提道？

爾時，佛告迦葉婆羅門言：大利者，所謂一切智者，是其利也。

時，迦葉婆羅門復白佛言：世尊！所言一切智利者，有何因緣而可得也？

爾時，世尊爲迦葉婆羅門而說偈言：

我今說大利 婆羅門善聽 若有利和合 當作兩足尊

若作轉輪王 自在四天下 眾生欲作者 須發菩提心

若作梵天王 於眾得自在 眾生欲作者 須發菩提心

欲界及色界 無色及上界 眾生欲作者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若欲作商主 為商主導師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作大光明 破滅諸黑暗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諸顛倒 及以三有等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諸蓋障 及諸惡法者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於無明 及斷貪愛網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有及愛 及滅垢無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於我慢 及色使我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離於貢高 無病命我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老我慢 無常常住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多聞慢 及以持戒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蘭若慢 乞食等諸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知識慢 受糞掃衣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神通慢 一食以爲淨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一切慢 所有有爲慢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當欲供養佛 於先滅度者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當欲供養佛 所有諸如來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得轉法輪 世間無能轉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滅應當滅 當思所多思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當欲行梵行 初中後最上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攝諸精進 往來諸有中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說諸行苦 見眾生受苦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諸法無有我 欲爲眾生說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轉於法輪 欲觸上菩提 須發菩提心
若有眾生等 欲說寂涅槃 當證勝菩提 須發菩提心
如是等功德 發心者能得 梵志當聞已 應行菩提道

爾時，迦葉婆羅門聞此偈已，復白佛言：世尊！發菩提心者應攝幾許福聚？

爾時，世尊卽以偈頌，向迦葉婆羅門說如是言：

若此佛刹諸眾生 令住信心及持戒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此佛刹諸眾生 令住信心於法行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佛刹恆河沙 皆悉造寺求福故 復造諸塔如須彌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有佛刹如恆沙 皆悉遍施諸七寶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鐵圍山高廣大 造塔無量爲諸佛 如是求福眾生等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眾生具滿劫 若頭若體常擔戴 如彼最勝福德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是人等得勝法 若求菩提利眾生 彼等眾生最勝者 此無比類況有上
是故得聞此諸法 智者常生樂法心 當得無邊大福聚 速得證於無上道

爾時，迦葉婆羅門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發菩提心者，有退轉不？

是時，佛告迦葉婆羅門言：如是發菩提心者，於解脫中，無有退也。但就事別，有三種菩提。何等爲三？所謂聲聞菩提、辟支佛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婆羅門！何者是聲聞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教他發菩提心、不令他住，亦不爲說如是經典，不自受持，亦不爲人廣說其義，亦有親近是富伽羅，而不承事供養所須；若有來者及不來者，亦不恭敬，而於彼所，不生隨喜，以此因緣，心得解脫。婆羅門！是則名爲聲聞菩提。

復次，何者是辟支佛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自發菩提心，而不教他發菩提心、不令他住，亦不爲說如是經典，不自受持，亦不廣爲他人解說，亦不親近如是富伽羅，而不承事供養所須；若有來者及不來者，亦不恭敬，亦不隨喜，以此因緣，心證辟支菩提，是故名爲辟支佛道。

復次，何者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亦復教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令彼住，復爲人說如是經典，悉令受持親近如是富伽羅等，承事供養；若有來者，及不來者，亦悉恭敬，亦生隨喜，如此解脫，自利利他，爲多人利益故、爲多人安樂故、憐愍世間，利益安樂諸天人等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以何義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上更無有勝可求，是故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以偈頌曰：

自發菩提心 不教他受持 因自心力故 於後獨涅槃
爲自利勤劬 不教他受持 是故名沙門 佛子最勝師
彼發菩提心 教化生歡喜 是故自得道 果報如是知

自成不成他 諸仙中福田 得名爲緣覺 婆羅門當知
自發菩提心 復脫多眾生 爲世作利益 故名佛導師
成就自利益 復令他解脫 此彼無差別 故名不思議

爾時，迦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解脫、解脫有差別不？

佛言：婆羅門！解脫於解脫，無有差別；道於道，無有差別；乘於乘而有差別。譬如王路，有象輿者、有馬輿者、有驢輿者，彼等次第行於彼路，同至一城。婆羅門！於汝意云何，如是等乘，有差別不？

婆羅門言：大德世尊！然彼諸乘，實有差別。

佛言：如是。如是，婆羅門！聲聞乘、辟支佛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乘，有差別；道與解脫，無有差別。

婆羅門！譬如恆河，有三種人有從此岸至於彼岸。其初人者，以草爲筏，倚之而度；第二人者，若以皮囊，若以皮船，倚之而度；第三人者，造作大船，乘之入河，於此船中載百千人。其第三人，復敕長子安置守護如此船舫：「所有眾生來者，汝從此岸度至彼岸，爲多人等作利益故。」婆羅門！於意云何，夫彼岸者，有差別不？

婆羅門言：不也。世尊！

佛復問言：婆羅門！於汝意云何，彼乘之乘，有差別不？

婆羅門言：所乘之乘，實有差別。

佛言：如是。如是，婆羅門！然聲聞乘、辟支佛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乘實有差別。婆羅門！如第一人，依倚草筏，從於此岸至於彼岸，獨一無二，聲聞菩提應如是知；第二人者，若倚皮囊，及以皮船，從於此岸度至彼岸，辟支佛菩提應如是知；婆羅門！如第三人，成就大船，共多人眾，從於此岸至於彼岸，如來菩提應如是知。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路及解脫無有二 諸乘皆悉有差別 智者如是應校量 當取最勝最上乘
諸法教如是 正覺說此言 擇擇諸法已 勝者應當學

爾時，迦葉婆羅門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當云何行，云何念住，得至摩訶衍？

爾時，佛告迦葉婆羅門，作如是言：婆羅門！汝聽是義，若諸菩薩摩訶薩，如念修行，至摩訶衍。婆羅門！若善男子善女人，自發菩提心，亦教他人發菩提心；自樂修行，勸他令修，亦令他住，復爲解釋如是修多羅義。如是等富伽羅人，不來親近承受接事，當以四攝而攝取之。何等爲四？所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種種大布施 一切所有物 欲攝受他故 菩薩無畏者
示現引接道 眾生不依來 能以妙善語 數數當安慰
爲自他安樂 彼所生善處 畫夜常隨順 如是眾生等
不信教令信 破戒令住戒 慳吝令布施 一切巧利益
教人行菩提 牢固常精進 同於利益事 智者如教行
如此智慧者 菩薩之導師 智慧所行者 常樂大乘法
勇猛是最勝 智者應當學 以彼勝法故 最勝到彼岸

爾時，迦葉婆羅門復以偈頌，而白佛言：

大德示彼行 菩薩諸導師 當學彼所行 得至兩足尊
爲我說彼行 及行行所依 菩提深廣大 慈愍願爲說

（下期待續）



佛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

· 蔡惠明 ·

(原刊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內明》第三八一期)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最初依附於道術。當時黃老之學流行，佛教也被看作是學道成仙的方術。如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黃老學說和佛教學說等量齊觀。兩晉南北朝時期，各種思潮紛現，而儒學思潮却呈沒落跡象。佛教高僧們通過大量翻譯佛經，又從依附於當時極盛的玄學中擺脫出來，使佛學成為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主流。隨着佛教的興盛，它與中國傳統的思想——儒學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由於語言、社會觀念、哲學觀點和政治態度的差異，這種衝突的激化可以從范鎮著「神滅論」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大規模滅佛得到印證。

面對這種挑戰，根據佛教「隨緣不變」的原則，佛教思想曾進行適應性的改造，使深受儒學影響的廣大民衆信仰擁護。這一工作是由漢僧通過著書立說來解釋佛經完成的。可以說，佛學實現了中國化。如我國傳統的哲學着重經驗認識，輕理論思維，注意對生活本身的探討，忽視思考彼岸問題。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有代表性的言論。老子哲學只從「天地之始」、「萬物之母」講起，天地萬物之前一片朦朧；莊子更為乾脆，宣稱：「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所以對本體問題缺乏系統的論述，而在這方面，佛學作了相當精細的補充。佛教的「五蘊」教義認為，人生的本質是不自由、是苦；因為受諸物質和精神條件的制約，生滅無常，沒有屬於自身存在的獨自性和永恒性。「十二因緣」的教義，又揭示因果輪迴的原理。雖

然我國傳統觀念中也有「因果報應」的成份，但這是建立在「天道」觀上的，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報應的主體不是行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孫。佛教不同意這種說法，主張自作自受，個人行為，由個人承擔後果。特別是佛教中的小乘有宗為「因果報應」作了哲學的論證。有宗思想早期稱「禪數學」，後又叫「毘曇學」，它以「法體恒有」、「三世實有」為依據，認為任何個體，都有生滅變化，但這種變化，只是它的物種在特定條件下的顯現，物種自身是不變的。也就是說，表達物種的是一般概念，所以概念也是實在的。這種觀點，被許多士大夫所接受，形成了「形散神不滅論」的學說，與范鎮的「神滅論」對峙，在一段時期中，成為古代哲學論爭的中心。

隋唐佛教大興，儒佛調和基本完成。佛教成為中國佛教，建立宗派，完成體系。如天台宗獨造家風，標立方便法門，調和儒、道思想。又如華嚴宗學者李通玄，早年鑽研「易」理，後潛心於「華嚴」，撰述「新華嚴經」，用「周易」思想解釋「華嚴」。被奉為「華嚴宗五祖」的宗密大師也曾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貞，配佛身的「四德」——常、樂、我、淨。禪宗和淨土宗由於主張「頓悟」和「持名念佛」而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貧民百姓的廣泛信仰。佛學思想在與儒學調和過程中，對儒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宋明理學就是以儒學為主體，大量吸收佛教（特別是禪宗）

世界觀與宗教實踐之後建立的。

北宋禪師契嵩曾作「輔教篇」，強調儒學是治世的。而佛學是治出世的。他著「孝論」十二章，系統地論證了佛學和儒學中孝道的關係，強調佛教重孝，稱「孝為戒先」。他又寫「中庸解」五篇，讚揚儒學的中庸之道。他在「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謂哲學道理「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由此可見，佛學雖然發源於印度，傳入中國後，經過歷代高僧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思想、觀點的讚同、推崇、吸取和融合，形成了中國佛學，反過來又影響中國傳統的哲學——儒學、玄學、道學等。

中國佛教宗派中真正延綿不絕的是在印度未曾成宗的禪宗和淨土宗。禪宗在唐代以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思想對中國哲學留下極其深遠的影響。禪宗和淨土宗之所以久遠而廣泛得到流傳的原因是由於其教理和修行方法的簡易，不同於其他宗派的繁瑣與複雜。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南派禪宗認為：人人都具有佛性，而「佛性常清淨」；人人都可「見性成佛」、「頓悟成佛」。如「壇經」說：「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又說：「前念迷即衆生，後念悟即佛。」「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否定印度佛學講究修行階梯層次，曠日持久的累劫修行。提倡「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擔水砍柴，無非妙道。」淨土宗則早在北魏時，曇鸞大師提出成佛有難行和易行二道，只靠「自力」，沒有「他力」扶持，要修行成佛是艱難的。他根據「彌陀大經」和「小本彌陀經」的理論，弘揚「持名念佛」，肯定依靠彌陀願力護持往生淨土。唐代道綽大師繼承了曇鸞的思想，進一步把佛的教法分為聖道門和淨土門，認為離聖久遠，聖道門不是一般衆生所能悟證，只有淨土門簡要易行。他提倡的念佛為內因，以阿彌陀佛的願力為外緣，內外相應，往生極樂淨土。在這以前，原有觀想念佛和實相念佛。曇鸞倡導的包括觀想、實相與持名三種念佛；經過道綽到善導，轉到側重持名一門。這樣持名念佛以其簡易方便而流行中國古代窮鄉僻村，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大眾信仰。禪宗和淨土宗傳播的佛學思想，成為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國佛學還具有另一特色，就是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統一各地不同的學風。在隋以

前，由於南北朝的對立，佛教也形成南北兩派。北方偏重於坐禪、修行、布施、造像、建寺等；南方則側重於研究玄理與清談。表現為禪法在北方流行，義學則在南方較為發達。隋統一全國後，佛教學風由於南北交流，互相融攝，漸趨一致。隋唐佛教南北學風由差異到一致的轉變在於：強調定慧雙修、解行一致。如天台宗、唯識宗、華嚴宗和禪宗都強調理論和修行並重。天台宗本是坐禪一派，後經智顥大師確定止觀修法：止就是定，觀即為慧。唯識宗雖有較為繁瑣的理論體系，但也建立了由淺入深，從粗到細的五重唯識觀，作為獨特的觀法。唐代後期，宗密大師提出禪教一致，強調內心的意向應和佛的言教一致，消除禪、教對立。宋代延壽大師曾召集當時天台、唯識、華嚴三宗代表「分居博覽，互相疑質」，然後以禪理為準，統一各家學說，編撰「宗鏡錄」一百卷，成為融攝各宗的權威性著作，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延壽大師以禪師身份提倡禪淨雙修，後來被奉為淨土宗第七代祖。實際上宋代以後，淨土宗已成為「共宗」，成為當時佛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趙樸初居士在「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一文中，曾指出在一段時期裏，佛學曾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不研究佛學，就無法研究中國哲學。同時應當趕緊研究，端正態度。他寫道：

「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他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再舉個例子，周老（建人）曾特給我寫了兩封信，要我們趕緊研究佛教。後來我看他，他和我講，他曾和我國一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住在鄰居，朝夕過從。這位史學家早年曾對佛教採取否定的態度，晚年開始系統地研究佛經，並作大量的筆記，並說自己在補課。他曾對周老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係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能弄懂中國文化。」

周建人先生就是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的胞弟，著名的生物學家，他的「趕緊研究佛學」的呼籲，是很有見地的。我們應該把研究佛學對中國哲學、文化的影响這一問題提到日程上來。

以上所述，主要是論述佛學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由於筆者水平有限，手頭參考資料又不多，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願拋磚引玉，借此引起大家的議論，把佛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峯！

「服從順應」

傅抱石先生論畫，他說上這樣一句話：「時代是前進的，中國畫呢？西洋化也好，印度化也好，日本化也好，在尋求出路的時候，不妨多方走走，祇有服從順應的，才是落伍。」

這句話，令我們看了則心有一「跳」，我們經常說：「做人要順應潮流！」但傅先生則認為「服從順應，是落伍！」

我們倘若心平氣和地去理解、消化這句話，也許會得到很好的啟發。沒有創新、沒有突破，

人云亦云的所謂「服從順應」，不是落伍是什麼？

儘管傅抱石在「論畫」，其實在對待其他物事不都是同一道理嗎？我們對一項理論的理解，也必須從多個方面、多個角度去思考，如果總是說：「古德如是說，我們則如是如是地跟隨！」這非好事，在跟隨的同時，必須好好地消化理解。

平沙落雁

朋友傳來一幅圖片，頗有意思。——有意思的，不是中美貿易談判的兩國代表的對面而坐，有意思的是牆壁上的這幅篆書。再說，有意思的不是什麼字體、什麼書法，而是這書的內容。它是一首詩，節錄元代詩人張養浩「雁兒落」曲調的一首詩——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
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
倚杖立雲沙，回首見山家。

美方代表不曉得寫什麼，但他一定找人把他譯述起來，這麼一讀，則心裏有數矣！

這幾句詩比喻什麼呢？「雲」，指美國代表來到上海中美談判之地。「山」，指中方。

（你來，個山會更好，你不來嗎？或者你走了，我們這個「山」依然像圖畫一般美麗。我這座山會因雲來雲去而明暗不定，但所謂大家「你咁高我咁大」，我們安然地回頭望去，見到的依然是這座美麗的山！）

中美貿易談判：談合攏也好，談不攏也罷，都沒有什麼大不了，我依然是我。

這個「雁兒落」曲調，即是「平沙落雁」。——平沙落雁，不也是這次中美貿易談判的隱喻麼！

這幅有趣的「篆書圖」，十之八九是有人把它用電腦「夾」上去的。我相信在中美談判的場合裏，不會花這樣的心思去表情達意，雖然這「心思」看起來還挺有趣。



「絕配」

對聯，歷久不衰，除了有文學意味外，它同時充滿趣味性，它還有實用價值，在往日的農業社會，迎接新的一年到來，家家戶戶在門上貼上對聯，不但增加了過年的喜慶氣氛，也同時給予我們一個傳統文化承傳的感覺。

日前，在網上看到一副對聯的介紹，真是非常出色的「絕配」，對聯之難，難在真正「對」得上，其實趣味也在這裏。

好了，讓我介紹這對聯吧！——

鳥在籠中恨關羽不能張飛

人活世上要八戒更需悟空

你看了這對聯，能不發出會心微笑嗎？前者是「三國演義」裏的人物，後者是「西遊記」。難在不但同屬名著，且人物都是書中角色，更教人拍案叫絕的，這人物的名字合起來也甚有意思。

——把羽毛關了，如何張飛？

——在佛學裏我們除了守「八戒」之外，更要懂得如何去悟空。

真正名副其實的「絕配」。

口
趣

要從方塊字裏找趣味，實在很多，而且也通過這些「尋找」，讓我們對自己民族的文字，可有加深認識，甚至說不定從此便喜歡漢字。

我們且從一個「口」字看開去，究竟多少個「口」，變成多少個字？當然有些「口」是加上另外一些筆劃而組合而成的。譬如我說：「一千個口是什麼字？」（這不就是一個「舌」字嗎！）

好了，讓我們來一個猜謎遊戲吧！

兩個口是什麼字？

三個口是什麼字？

四個口是什麼字？

五個口是什麼字？

十個口呢？

十一個口呢？

八十八個口呢？

以上七個問號，你試好好地猜想一下，不要一下子就去翻看答案。

（答案讓我寫在下面，是調亂來寫的，讓你配對一下，也可以增加趣味——吉、品、吾、谷、回、田、古。）

集.體.回.憶

歷史館裏的粵劇

陳青楓



如果喜歡一些文化活動的，則香港地本身也有不少好去處。尖沙咀的歷史館、沙田的文化館，還有已停了三年作大裝修的藝術館也快重開了！——這是看書畫展的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今天，向大家介紹座落尖沙咀的歷史館，內裏有多個常設館，都是很值得我們細細觀看，特別是那個主項目的「香港歷史」，從萬年前的香港環境，以及不斷的發展，包括人類的變化，很有概括、很具系統地介紹開來，那是讓觀眾上了一堂非常生動的歷史課。這個常設館打從歷史館落成開館已有了。花上不少金錢，花上不少心思。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我們觀看，甚至是值得我們自豪驕傲的一個展覽。真的要說一句：不宜錯過。

這個歷史館還有不少具香港歷史特色的內容。沿着路線指引一個一個館看下去，你可以看到香港的發展歷程，譬如小工業的發展，日常生活的環境建設，還有一些民間的文娛生活，其中一項粵劇介紹便值得我們細細觀賞，可能一張小小的宣傳海報便會勾引出你無窮的歲月聯想。

粵劇在香港當然是歷史悠久，起初，也是分男班、女班的，這裏有兩張海報，都是屬於高陞戲園的，這「戲園」是香港

早期的粵劇演出重地。「鏡花艷影全女班」，這便突出它的台柱介紹，另一海報是「興中華男女劇團」，強調「男女」兩字，可見當年也算得是開風氣之先了，現在當然理所當然地男生女旦。

粵劇在今天，比不上最興旺之期，當年有一句口頭禪：「睇真欄，落齊三十六班！」「真欄」者，乃一份專門介紹粵劇上演的娛樂報，「落齊三十六班」，可見當年班期之盛。在展覽館內還搭了一個戲棚，那是粵劇落班演出場地，今天，我們在一些民間喜慶或節日的日子，也看到戲棚的建造。這個差不多以一比一的比例去建造的展品，很具吸引力。

此外，具吸引力的展品還有多位粵劇藝人捐出的戲服及頭飾，包括芳艷芬的、李香琴的，琴姐的戲服尤為搶眼耀目。一些粵劇紅伶老的老了，再沒有什麼機會登場演出，那麼把這些美麗而名貴的戲服捐出來供大眾欣賞，確是一樂事！

在這粵劇展場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艘「紅船」模型。「紅船」是大半個世紀前粵劇中人下鄉演出的「浮



在水面上的旅館」，「全個班的家檔」都在這裏了。「紅船」，我們聽得多，都似乎未見過，不妨找個時間到歷史館去見識下。





小小博物館——羅屋

香港島之最東位置是柴灣。柴灣這名稱是怎樣來的？根據記載，它原本是被稱為「西灣」的，約在十八世紀初（即是二百年前），有三百多名客家人從廣東新安縣南遷到這地方來，他們以務農為主，常在附近斬柴作燃料，遂把這地方稱為柴灣。

當年遷居於此的客家人，逐漸開枝散葉，形成了羅屋、成屋、藍屋、港屋及西村、大坪村等。客家人是把村稱為「屋」的，所以，羅屋、藍屋等等實際上就是羅村、藍村。

我們今天如果想多了解一下百多二百年前，客家人是怎樣生活居停的，不妨到柴灣走走。就在柴灣地鐵站出來，步行約十分鐘便有一個「羅屋博物館」，不大但精緻實際，它是原地重修而成的小小博物館。這座羅屋把客家人的居住環境都呈現在我們眼前，很好的實物實體觀察學習。

「羅屋」面積不大，入門是天井，整間屋的採光都在這裏，天井兩旁，分別是廚房及雜物房之用。步過天井後便是大堂了，正中安放祖先牌位。這大堂便是現在我們的客廳，一家人的活動都在這裏。大堂兩旁則分別是兩房間，房間內會建搭閣仔。這都是用作睡房的。這樣的分布雖說是客家人的居住布局，其實在南方不少原居民的住所都基本上是這樣的，祇不過大小不同罷了！這不妨視為「嶺南格局」。

我們到柴灣去看看這小小博物館——羅屋，內裏也擺放上一些爐灶、一些耕作用的農具，譬如耙，以及吹谷用的手搖風車。曾經有務農經驗的看着有不少回憶；在城市裏長大的年輕人，看看也正好增加見識。

這樣的紀念公園

孫中山先生於香港，不但有感情，且在香港留下不少足跡。孫中山是在香港學醫的，他也在香港秘密組社進行革命活動。為紀念孫中山，香港不但有紀念館，且在孫先生活動過的地方，保留下一些歷史遺迹，讓市民大眾以及遊客去尋古訪蹟，這可是很好的營造。

很可惜的，我們看到一些「古蹟保留」往往是徒具虛殼。日前，到中環結志街去尋訪孫中山曾居停過的地方，那是「百子里」，兩道梯級進入，窄窄的毫不起眼，——不打緊，那是原貌，且有當年「隱蔽」之感。但現在是歷史文物的展示，還去「隱蔽」什麼？最低限度在入口處好好地標示一下，讓遊人容易識別。

好了，從窄窄的梯級進入，那裏便是一個為紀念孫中山而設的「百子里紀念公園」。在群廈中間，非常的隱蔽，內裏除了一件銅像雕塑——以剪辮作主題。還有三兩件書寫信件的塑造，主要是輔仁文社序。

除此之外，幾乎可以說什麼也沒有，連一個比較簡畧的介紹也沒有。最低限度，要列寫上一些歷史背景的資料，特別是孫中山與輔仁文社。

連這簡單的介紹都缺乏，建造這個「百子里公園」做什麼？——這就是香港式的文化。這些所謂文物、文化、歷史的紀念，「貧血」到如斯驚人地步，難怪那天在這「百子里紀念公園」看到的，祇有五、六個街坊阿伯在玩啤牌，其中兩位阿伯還對我凝視片刻，大抵他們也在好奇——怎麼這個小小公園也有外人來參觀的？



「柴灣工業邨大廈」 的活化

上世紀，即使到了五十年代，港島柴灣依然是個比較荒蕪的地方，特別是交通殊不方便，有「歌仔」唱曰：「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年何月到中環！」筲箕灣尚且如此，何況比筲箕灣更遠的柴灣？自從地鐵於一九八五年港島區也通車之後，則柴灣到中環，大概是二十分鐘車程而已。

柴灣的發展，近三十年來發展迅速，今天已經是人口密布之地。當年的社會發展布局也給柴灣帶來生機。

上世紀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也加上香港人口膨脹，必須應付這急速發展，於是柴灣被劃分定性為「徙置區」。

移山倒海，興建了不少公共屋邨以及簡單的工廠大廈。

一九五三年聖誕節期間，石硤尾寮屋區發生那場在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大火，一夜之間，五萬災民無家可歸。柴灣安置區的出現，也正是這個時候做起來的。



今天，你從柴灣地鐵總站出來，你會看到兩座在建築上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建築物——這便是被保留下來的「二級歷史建築」：柴灣工業邨大廈，它見証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工業的「起步發展」。環境當然很簡陋，今天，原地保留原有的外貌模式，但整個內構已經是脫胎換骨，樓上改建為住宅，且加設了電梯，它的住客對象是讓徙置安置者申請，一共是一百八十七戶。說句實話，從環境交通等生活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好地方。

樓上住宅，地下呢？除了中間一個園林空間外，兩旁的舖位，有部分是外租作飲食之類，但保留上五、六家店舖作為「冷展覽」之用。何謂「冷展覽」？好似櫬窗那樣，祇讓遊人在外間隔着玻璃看看而已。看些什麼呢？是展示上世紀五十年代發展開來的一些輕工業，有玩具廠，也有活版印刷等等，原意很好，祇可惜就是給你一個陳列的觀察而已，很「冷」。



這個「活化歷史之物」，它重修時間用上好幾年。在重修期間我曾路經柴灣而自然多看幾眼，即使在仍是「工廠大廈」之時，我也看過這地方，今時今日這地方是柴灣的「黃金地段」，如果把它拆掉而建造一組大廈，必會有更實效用途。作為一個社區活動中心更好。

即使用作「活化歷史建築」，把這座工廈保留下來是不是也可以作為社區活動場所，可不是像現在這樣的「外人勿進」？

活化工程做得好的，我個人以為有兩個地方可以視為代表，它真真正正地全面開放，作為公眾活動的全接觸，這兩個地方是：港島的「大館」，以及九龍美孚的「饒宗頤文化館」。

很不明白，有些「活化建築」居然讓人去租作「高級餐廳」之用，這種祇顧外貌的「徒具虛殼的活化」是真的可稱得上活化嗎？——其實是「唔化」而已。





買與賣

「買」字與「賣」字我們都會分得清楚，兩字義是相反的。「做買賣」則是「做交易」。

起初，在甲骨文年代是沒有這個「賣」字的。但「買」字亦不是由上「四」下「貝」組合而成，起始上方像個網——「网」，至於下方那個「貝」字，一開始便喻之為錢財的，那麼，用錢把東西网過來，不就是「買」嗎？這個字的組合頗有意思。至於後來上方分成「四」，以至後來草書寫作像今天所見的簡筆字——「买」這都是後來的變化。

從「買」字又很自然聯想到這個「賣」字。今天，我們寫這個字是「買」字上方加上一個「士」。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我們再探索一下，可也知道這上方本來不是一個「士」字，是一個「出」字，寫寫下便寫成「士」字這個樣兒而已。「出」、「買」合起來的意思不正正是「賣」嗎？這樣的字形結構很有意思！

——做人，「出買」則可，「出賣」則不是味兒了！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